

杭州金衙庄古迹初探

李 华 英

杭州金衙庄是中国古典园林的代表之一,清嘉道间诗人龚自珍曾品评金衙庄为“天下名园居第四”(己亥杂诗),清染章巨亦以为“杭州城中国林之胜,以金衙庄为最”(《浪迹丛谈》)。杭州古园林建筑大都依西湖,濒临青山绿水而筑。而金衙庄筑于城中,远离山水,依城墙建园,别具一格,竟列入天下名园。这是因为金衙庄有水势浩茫、古树郁葱、景色幽渺、地博野趣的特色。

金衙庄在漫长的岁月中,吸引着明清两代官僚、文人,他们相争购置,作为晚年休息、娱老之地。曾易主二十多次,金衙庄的范围亦随着主人的更替而改变。金衙庄在杭州园林史上占有重要一页,它的园林建筑、景物布局,对于园艺、建筑、发展旅游事业等均有研究价值。本文仅对金衙庄的成因、世家、景色布局、诗文楹联诸问题,作一初步研究。

金衙庄成因

一个大型园林的形成,一般都是在一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现据史料,在元末杭州城东就已有一个占地百亩的庄园雏型。元末明初天台人徐一夔《始丰类稿》中记述:北宋有一徐姓,专治小儿病的名医,无子,招婿范氏,范氏又无子,招婿吴氏。吴氏有子,于是“承其家而嗣其业,南渡后自汴徙家杭之东青门。”(今庆春门),吴氏第三代生四子,时值元末,长子吴观善,字思贤,开始姓其外高祖范氏姓,因此元末杭人熟知范思贤,而不知其实是吴姓。范思贤与其弟范思明都是杭城有名的医生。“今贡院西有范郎中巷即其(范思明)故居。”(《杭州府志·义行》)范思贤隐居城东偏僻之地,所“居旁近人,无贫与富,有小儿疾,辄趋隐者求医。然其为医,务利人,不务利于人,名愈显。”范思贤以孝母、重义著称。并通经史,善诗文、音乐、书画。有人劝其出仕,范说:“吾不能随世俗俯仰,不愿仕也。”以医生隐居杭城东,自称“东皋隐者”。

元末起义首领张士诚据杭城,于至正十九年(1359年)将旧城垣(艮山门、庆春门、清泰门)向东延伸二、三里,原在城外的土地围入城内。范思贤祖上原居城外,自此划入庆春门内侧。范思贤就其祖上所居地庆春门继其祖业,开设药铺。元末临海人陈基为范思贤作诗说:“钱塘隐者东皋子,读书卖药青门里。”

古人形容杭城东是“十里平原,万亩花”。城墙里外大片隙地种植蔬菜供“菜市”,现“菜市桥”即由此而名。杭谚有“东门菜,西门水,横湖鱼。”元末张光弼题范思贤东皋隐居说:“沧海桑田几变迁,桃花依旧郡城边、蔬园百亩充官税,药价一生供酒钱。”可见范氏依城垣

据大片土地,“百亩”是个约数,极言范氏据地之多。《始丰类稿》述范思贤“所居城东,其地平衍,有水木禽鱼之乐。暇日赋诗鼓琴,图写山川人物以为娱。”范思贤地“平衍”,指平坦、延而长。但范氏隐居地积范围,没有确切记载,只是依城垣隙地无疑。至于南北延伸何地,据《始丰类稿》又载:范思贤隐居在“东皋之阳,有木郁葱。或偃而歌,或踞而桐。俯仰宇宙爵胡我降。”范氏卖药在庆春门前,此东皋之阳应在庆春门以南。

清康熙间钱塘人厉鹗,生于城东,熟知城东掌故。对金衙庄的成因,曾作诗《东皋晚秋》:“东皋土闲旷,薄暮行踪绝。因思古隐者,于焉衡宇结。元末范思贤居钱塘城东,地平衍有草木禽鱼之乐,赋诗鼓琴为娱。自号东皋隐者。见徐一夔《始丰类稿》近市既无求,浩歌气尔烈。令我怀斯人,鱼鸟转亲切。脩脩林水间,遗躅犹未灭。得风枯条鸣,将霜远天洁。怅矣不同时,谁慰授衣节。”从诗中得知金衙庄主人明金学曾“因思古隐者”,就在范氏隐居过的“闲旷”土地营筑别墅。又据《东城杂记》述“今东城土桥畔,别业在焉,里人尚目为金衙庄也。”以此推断:元末范思贤隐居地——百亩蔬园的范围在庆春门南,依城墙延伸至横河土桥一带,据横河水胜,又可引水灌溉。

范思贤的“百亩蔬园”,实际是我国古代园林的雏型。蔬园中种植蔬菜、草药、春来桃花绚烂,古木郁葱,芳草连天,水映斜阳。水鸭成群,野塘垂钓。矮木为篱,绕屋代墙,丛草遮荫。暇日仰而高歌赋诗,俯而濡笔绘画山川人物,坐而面溪弄琴,悠然自得,与大自然冥合。遥望西子群峰,雁过城东。酷似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情趣。是一幅古代田园式的庄园图画。从元末至明,虽已隔二百年之久,但范氏所隐居的自然景物,村居野趣,幽渺寂静,正是被那些对官场已厌倦的官僚们所看中的佳处。

金衙庄世家考略

明,金学曾,字子鲁,号省吾,仁和人隆庆进士。为人刚直不阿,为官清正。

金学曾在官有政绩,但对宰相张居正锐意革新的所为不服。金学曾督学两湖时抵制张居正所颁新令——废除学官讲学。金氏以为:“学不讲则师与弟子所崇何业”,坚持旧制。“荆州府以居正子入试宜第一,(金学曾)竟置后。”金学曾分守湖南道时,遇大灾,于是“公赈恤,多方兼封大户仓,平价以糴,民赖以活者甚众。”张居正归湖北时,金学曾不以“属员礼见,独长揖不拜。”以此得罪张居正及贵族名门,金学曾愤慨地说“杀人、媚人我不为也。”于是连降三级罢归。

金学曾拂袖归故土,思慕元人范思贤隐居城东,于是就在“马坡巷东北”(张钺《杭都集咏》)土桥畔,东依城垣幽景,北据横河水胜,南至下马坡巷南端,占地八十亩左右。^①清梁恭辰《劝解录》:“金氏别业旧称金衙庄,地极宽广,高台曲馆,水榭风廊,夏日纳凉,尤为胜景,武林诸园莫大于此矣。”金氏割范氏“蔬园”靠南的一端,又向南扩展。把古时所植茂林幽竹、野塘河湖一揽入庄,成为杭城里外最大的庄园。

清初,严沆,字颢亭,余杭人,顺治进士,曾官户部侍郎等职。任山东考官时,江南科场舞弊,各省举人皆复试,惟山东因严沆为官清正,奉旨不必复试。在户部任职时,改革弊端,为朝廷每年省金银万余两。严沆工诗文,长绘画,“以诗文擅东南垂二十年”,著有《古堂秋集》。严沆书画在当时已享有盛名,1917年两浙盐运使胡彤恩在北京海王村购得严沆画,如获

至室。

清廷对这样一位有才有功之臣不予重用，加上严沆孝母远近闻名，终于思隐。他从金学曾后人购得金衙庄偏东南的一半，把横河划出园外，再向南稍延伸至上马坡巷北端向东，在“清泰门稍北”。严沆在园的西北部靠下马坡巷建屋，自成一区，东南大部修筑花园。虽比金衙庄小了一半，但更加集中、紧凑，加以精巧布局，成为清丽、幽雅的大型园林，占地约四十亩左右。严沆亦怀思古人范思贤东皋子，于是取名为“皋园”。严沆自此“匿迹东城，苦谢酬应，古树当轩，流泉绕户，觉十余年堕落余生，稍稍有清间之乐，何日策杖荒途，一罄畴昔乎！”严氏家族在明清二代是杭州的名门望族，杭城的严衙弄就是严沆的祖父严大纪的故居。

康熙中，皋园屋宇遭火，严沆藏书、著作、书画荡然无存，此后皋园逐渐荒芜，严沆子孙无力守此园林。约在乾隆二十二年(1757年)左右，由仁和人孙宗溥购得皋园，“重加修葺，焕然改观，有水竹荷蕖之胜。”孙宗溥，号牧堂，乾隆进士，任八旗馆纂修、应江南巡抚之聘任考官、翰林院编修、礼科给事中。以家有老父为由辞官归隐皋园，历十七年杜门不出。性平和，不设城府。主张“忠恕”之道，以“吃亏为德”，远离尘世为乐。

孙宗溥逝世后，其子任官在外。约乾隆五十九年(1794年)左右，舒晓山以二千金典下皋园(梁恭辰《劝戒七录》)。自此歌舞盛宴，享尽林泉之乐，改皋园为舒园。按《如皋县志》：舒晓山，名元灏，仁和人，以金捐官，后任如皋县令。乾隆四十五年(1780年)任六年离职。

清嘉道间，钱塘人，章煦，字曜青，号桐门。乾隆进士，官至文渊阁大学士，加太子太保，谥文简。是金衙庄世家中官职最高者，人称章阁老。章氏说：“予告归里乃购严侍郎皋园居之。花酣酒熟，辄招一、二故人流连谈宴。”章煦与杭人吴振械是挚友，吴氏说：“壬午(1822年)之冬，予自京师返杭，觞于沧浪书屋，语以当官治事之道，竟日娓娓不倦，迨自滇中归，则吾师已灰世矣。”章煦因足疾乞归，约道光四年(1824年)八十岁终老，惜其居皋园时间最短。

嘉道间河道总督严烺，字小农，治理河道、浙江海塘颇有政绩。严烺时称皋园极美，约在道光十年(1830年)前后，章煦病逝后购得皋园，实现其久慕之愿。于是经一年修筑“益加崇饰，蔚成巨观。”皋园是严沆时所筑，此时又归严姓，文人墨客竞相称羨，“诗酒笙歌亦继盛焉”。此时住马坡巷的龚自珍亦“过严小农侍郎富春山馆觞咏：‘俎脍飞沈竹月喧，侍郎十日敞清尊。东南不可无此乐，濡笔亲题第四园。’”(己亥杂诗)严烺著有《两河奏议》，因治理海河，患足疾甚重。病逝后皋园又将出售。清梁章巨与严烺是同官好友，亦有意购置皋园：“余则正爱其一水盈盈，有浩淼之观，非寻常园林所易得也。时余方在城中相宅，谓但得二千缗之价便可赁居，但修理之费亦非二千缗不办，非力所能任，因置之。”杭城知名之士亦竞相争购，也因此而未购成。

约至咸丰初年，先是师庾山都督，不久转归县令叶季华，暂住皋园，前后六年。咸丰十年(1860年)太平军攻下杭城，“金衙庄前后左右另骸断骼狼藉于地，河水为赤。”(《振绮堂丛书》)叶季华正居皋园，于是捐资掩埋尸骸，园内伤员藉地。太平军与清军相战，杭城“万户付一炬”。皋园地处城边，战事需用，惟独幸存，但“老兵炊饭，健儿削树，花石坏、阑干倒、亭台荒、立枯木、馆狐拜月……”荒芜不堪。金衙庄以幽静、恬雅于城东二百多年、此时却饱经战火烟硝。自此金衙庄再不是黄门官僚独家享乐之地了。

咸丰十年(1860年)因战事，清廷设军需局于皋园。

同治三年(1864年)太平军杭州失守,于皋园设采访局,清廷为战死的官兵、乡绅、百姓、妇女采访所谓事迹。

战后同治七年(1868年)杭人吴煦、谈治孙、许道身、江西人万启琛四人集资从严烺后人购得皋园同居,历史上称这时期的皋园为“四间别墅”。皋园虽已破坏,但“房屋结构尚存,天生佳景。”于是“穿城凿堑,引流水,负土叠石成高岗,小桥略约得野趣,迴溪曲折摇波光。嘉树茂竹名显露,芝楣薄井重辉煌。”四间别墅主人之一吴煦字晓帆,勾结洋人,镇压太平军。解放初,从吴氏后人家中发现重要的有关太平天国革命资料,后由国家收藏。与四间别墅同时有八旗会馆亦驻防皋园。

同治九年(1870年)建皋园旧主祠,园中立金学曾、严沆、章煦、严烺四木主以示纪念。

同治十三年(1873年)为清廷歌功颂德,在皋园建浙江全省忠义祠。采访官绅、兵勇、百姓、妇女“事迹”后,在祠中立木主以祀。此时皋园分三个部分,西北角屋宇改建祠堂,左右共计九进(《重修忠祠》);东南大部仍是花园,依城坦的“太湖荡”划出园外,蓄鱼放生,禁止网捕。此时皋园已属地方财产,有专人管理,遍修亭园。因皋园博大,先后在祠旁进驻各局署,自此游人禁入。

光绪十六年(1890年)舆图局驻皋园。由宗湘文督绘两浙全境舆图,丈量、制图完毕撤出,历时三年而成,曾修园一新。

光绪二十三年(1897年)设洋务局。

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杭城科举已“讲求时学”设洋务学堂于皋园内的沧浪书屋。

民国六年(1917年)两浙盐运使进驻,直至解放前夕,后改称盐务管理局(1951年,杭州地政房地产税编查表——金衙庄),对皋园也曾“整而新之”。

金衙庄除了整个庄园更替园主(私人、集体)外,在严烺居皋园后,其后无人能守此园林,因此还有零星割屋的。道光三十年(1850年)曹氏“自东园徙居马坡巷之皋园,割园之西偏屋数间,以奉老母,下以庇子孙,别辟一小圃为安息之所,”还有一葛氏,何时割皋园不详,估计亦在此时前后。据《听香斋集》云:“葛氏移居金衙庄,诗以贺之:‘分得名园半亩余,一枝聊复寄巢居……’”

解放后,拆除了金衙庄建筑。1959年解放路拓宽,并直通城河边,稍后又开拓了环城东路,于是金衙庄最后被这二条丁字形大路割裂而完全消失。今丁字路口的五株香樟、一株银杏,是四百年来的惟一的历史陈迹。据园林专家鉴定,其中一株香樟的树龄已有四百年左右,可见是明代金学曾时所植无疑。

金衙庄景色布置

元末范思贤所居庄园,纯属田园的自然景色。明初金学曾在此基础上修筑别墅。但是对金氏别墅的景色、园艺布局,后人对其记载不详。最详者为清初厉鹗的《东城杂记》,对金氏庄园有这样的描写:“……公尝为太夫人造望江楼极高,风帆沙鸟在栏槛间。兼擅水木之胜,窈窕明靓,远隔市嚣矣。”金氏庄园内的望江楼,极高,能瞭望、观赏城墙外江河的风帆,蓝天的沙鸟。但是严沆所建皋园景物中未见记载,可见经皋园割金衙庄东南一半之后,望江楼在皋园之外的北面,即今横河公园一带。

严沆所居皋园，虽是割金氏庄园一半，但它是金衙庄园林发展的极盛时期。以后的皋园主人便是在金、严二氏所筑园林的基础上修复、整理、扩建，直至解放前夕。清代有许多文人、贵官与各时期的皋园主人交游，以诗文赞美皋园的景物。皋园风景的特色是：水胜、树古、石峻、景幽。亭台楼堂、水榭、廊轩的布局精美而自然。地处城墙幽深寂静，地极博大，使游者有心旷神怡之感。皋园中有沧浪书屋、清较阁藏书楼、梧月楼、墨琴堂、芙蓉城、枕湖轩、澄碧轩、竹里轩、剪树轩、绿雪轩、涵虚亭、怡云亭、止观亭、湘亭、百梅亭等。

沧浪书屋位于庄园荷池的北面。“沧浪书屋”四字是吴梅村为高龄的严沆所题，落款是：“为颢亭老先生书，弟吴伟业。”此匾额抗战前还在。清较阁藏书楼，藏书万卷，康熙中遭火殆尽。墨琴堂在绿雪轩南，是赋诗、书画、鸣琴之室，有诗云：“一室琴书邀月至，半城烟雨过湖来。”枕湖轩筑于太湖荡杨柳水边，一半浸于湖中，波光摇曳。梧月楼近西边屋宇，在月光下，梧叶影于窗格。澄碧轩位于荷池西侧，依栏干摇望，俯视池水浮萍如碧。竹里轩在园西南，翠竹环绕，峻石曲径，静听那“三径风来竹有声。”每当秋冬，园西屋宇东侧，大片白里映红的芙蓉竞开，号称芙蓉城。涵虚亭筑在石桥边，清溪从其亭下流入东河，水气涵虚，似入幽境。怡云亭侧峻石耸立，曲廊连轩。湘亭位于荷池东侧，以湘妃竹建亭，湘妃水神，神话迷惘。止观亭建于东南角，“面城而立。游人自湖上归，仿佛有云壑涌现于城堞。百梅亭筑于东北角梅林中，清初严沆时已有老梅百株，以后历年均有增植。文人学士为之兴诗作画，每逢腊月梅花盛开，皋园主人邀亲朋设宴赏梅。

皋园西南有一河荡，筑有石桥古朴，园中所有湖、溪、池水均由此汇拢流向篱外东河。水势湍紧，百步外哗哗有声。溪边盘石，周生苔藓，绿茵铺地，松竹密映，下带流水，是下棋的佳处。

皋园水胜，有“十亩银塘”、“小太湖”之称。引外沙河之流从水门穿堑入园，依城墙自北向南。池中蓄鱼，波光鳞艳，称“太湖垂钓”，系城东八景之一，堤岸植柳，垂杨拂水。湖水注溪流经亭榭，“束而为涧，展而为沼，粼纹镜光随风波浪，倚杖间听潺潺有声。”

皋园有老树一——梅、桂、槐、樟藤……。古桂植于东北，原大片古桂，杭人称“桂花坪。”大数十围，数百株，原在金氏庄园内，严沆割半之后，一部分老桂划出园外。中秋赏月，探桂，园内外金银桂香飘满城东。皋园中的古槐、清陈祖望《思退堂诗钞》有这样的描写：“皋园古槐，中空顶秃，而柯叶且荣。垣左旧植方竹笋穿树腹，丛生云竿，竹梢穴顶四出，因名曰‘孕竹槐。’”是皋园一大奇观。皋园的古香樟是“绿树成荫”的主要树种，还有几棵留存至今，是金衙庄——皋园唯一的希珍。园中又一奇景——朱藤一枝，绕古槐夭矫蟠屈，身大如树，花为紫色。

金衙庄的诗人楹联

明清两代及民国时期，先后有许多文人、史家、达官贵人记载了城东掌故及游览金衙庄——皋园后所撰的诗文。这些遗文不仅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，也是珍贵的杭州地方史文献。

元末明初徐一夔，天台人，官杭州教授，在《始半类稿》中记述了元末范思贤居城东庆春门以南最初经营这片土地的史实。清代有《东城杂记》、《东城记余》、《东河棹歌》、《越縵堂日记钞》等文均记有杭州东城诸事。

歌咏金衙庄——皋园的诗词更是举不胜举。康熙间赵世安撰《仁和县志》中有章鹤鸣等咏七绝《太湖垂钓》：“晴光遥接太湖中，两岸芙蓉映水红。暂把丝纶聊作钓，应看鳞甲动秋风。”

乾隆间仁和人陆嘉穀咏沧浪书屋：“名园易主蓬蒿翦，胜概仍还水竹环。花底几回迷出入，城中难得此宽间。符融诗句荒烟外，严武尊叠夕照间。徙倚石阑频太息，海棠如玉点苔斑。”

乾隆间仁和人章承茂《皋园春梅》：“城东步履门沧浪，绕迳寒梅自在香。韵落空斋人索莫，梦回残夜月昏黄。丁公池畔萧疏影，清照楼前冷艳装。侧侧东风谁是主，独留春事傲群芳。”

皋园主人严烺弟严焘，为贺其兄居皋园宴赏咏桂：“皋园桂花盛无两，直作淮南招隐想，阿兄爱花兼爱客，开筵列坐秋林爽。”

嘉道间福建人梁章巨《浪迹丛谈·金衙庄》，为痛惜章煦、严烺逝后皋园冷落作诗曰：“杭州第一好园林，我到纷来感旧心。相府（章煦）潭潭兼旷奥，侯门鼎鼎半萧森。天成夏木千章绕，地接城濠一水深。三十年来重易主，可堪回首痛人琴。”

凡游皋园者，除了诗文留念外，还挥毫疾书，为皋园题撰匾额。最早有明末清初吴梅村题“沧浪书屋”。后有“东皋别墅、石桥、涵虚亭、梧月轩、剪树轩、绿雪轩、枕湖轩、墨琴堂、湘亭、百梅亭、鱼鸟亲人、澄碧轩、止观”等题额。其中“止观亭”1913年重葺，由张栩补题。1921年金华人蒋邦彦于盐运使任职驻皋园，数次辞而复职，深感草木鱼鸟“皆欣欣若相识”，于是题“鱼鸟亲人”。1922年主营金衙庄的杜纯，遍修园林，“于此一角地，植梅百株”，再题“百桩亭”。1925年王金钰题“湘亭”。

自民国初年，游者见古迹生悲，感名园兴废，在皋园出现了不少寓意深刻、耐人寻味、文笔清新、对偶工巧的楹联。现选录七首如下：

颇得湖山趣；试歌沧浪新。

半山云护松留韵；三径风来竹有声。

藤阴小憩茶初熟；花坞微吟酒正香。

城市拟山林，俯察仰观，所愿乐群敬业；沧浪辨清浊，开来继往，最宜养晦遵时。

纂成浙水图经，从此名园添故事；分得湖山正气，长留遗迹话诗人。

此地即沧浪，待洗尽人世浮尘，水清石见；吾乡多君子，看卓立污泥不滓，荷风静来。

点点飞来，莫非团雪散雪；滴滴皆是，何分南枝北枝。

结 语

金衙庄——皋园虽夙负盛名，但已无实物可据。园林专家施奠东同志收藏的《江南园林志》（1937年童寓著）中有二张皋园的照片，已属珍贵的历史资料。庄园虽已消逝，但它是杭州历

（下转第126页）

- ②《我国用砖块建筑始于何时》，《文汇报》，1987年3月20日。
- ⑦、⑧《良渚文化遗址考古又有重大发现》，《光明日报》，1986年6月24日。
- ⑨、⑩、⑪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：《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》，《文物》，1986年第10期。
- ⑫《良渚遗址发掘有新发现》，《光明日报》，1986年9月27日。
- ⑬南京博物院：《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》，《考古》，1984年第2期。
- ⑭蒋赞初：《杭州老和山1953年第一次的发掘》，《考古学报》，1958年第2期。
- 老和山遗址即古荡遗址，1953年发掘时更名为老和山遗址。
- ⑮杨鼎新：《杭州水田畝史前“瓜子”的鉴定》，《考古》，1986年第3期。
- ⑯《良渚文化遗址考古又有重大发现》，《光明日报》，1986年6月24日；
- 《良渚遗址发掘有新发现》，《光明日报》1986年9月27日。
-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：《浙江余杭反山发现良渚文化重要墓地》，《文物》，1986年第10期。
- ⑰佟柱臣：《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中心发展论和发展不平衡论》，《文物》，1986年第2期。
- ⑱广东博物馆：《广东曲江石硖墓葬发掘简报》，《文物》，1978年第7期。
- ⑲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：《大汶口——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74年。
- ⑳魏正瑾：《宁镇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和分期》，《考古》，1983年第9期。
- ㉑王和平、陈金生：《舟山群岛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》，《考古》，1983年第1期。
- ㉒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：《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》，《文物》，1986年第10期，
- ㉓《周礼》。



（上接第132页）

史文化名城的组成部分。

晚清俞樾为《东城记余》作序云：“自来游武林者辄曰：‘城外以西湖为胜，而城内则以东城为胜。’闲坊曲巷，僧庐所寄往往在焉。经临其地，令人悠然有怀古之思。”可见自南宋以来名胜古迹在城东较为集中，名人辈出。

杭州是著名的风景、旅游城市。一般旅游者只知西湖之美，而对市内名胜古迹不甚了解，主要是市区内的古迹大都没有修复。金衙庄遗址地处城站闹市，正是国内外游览者、旅客密集进出之地。据初步探索，割金衙庄一半的皋园已无法修复，而今横河公园正是金衙庄遗址的一部分。在这里完全可以仿照金、严二氏园林的布局，复制匾额、楹联，并取名“金衙庄”，恢复明代园林。庄内也可建筑具有明清特色的旅馆，接纳游览者，与“七五”计划将要开发的南宋东园互为辉映。

附注：

一、注①据《浙江全省忠义祠》记载，驻皋园时的地积为三十七亩余。而严烺居皋园后，有零星典卖约二、三亩，故皋园地积约四十亩左右。又因皋园是割金衙庄一半建园，经推算，金氏庄园应占地八十亩左右。

二、本文参考书：《始丰类稿》、《东城杂记》、《东城记余》、《东河樵歌》、《皋园胜概》、《杭州府志》、《杭郡诗辑》（初、续、三）、《两浙辑轩录》（续录）、《浪迹丛谈》、《浙江全省忠义祠》、《杭州地名志》、《杭州房地产税编查表、图》、《江南园林志》、《园林丛谈》等。

三、本文得到园林专家施莫东同志赐教、支持，深表谢意。